

麦收

■尚宏厅

故乡风物

摘杏时节

■赵锋

入夏,正是瓜果飘香的时节。你方唱罢我登场,几乎每一种水果都要在这个季节上演自己的精彩。看到街道边摆放的杏儿,便想起了儿时去山里摘杏儿的情形。

那个年代,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们吃不饱饭,没有更多的粮食和零食填饱肚子,野菜和山上的瓜果就成了眼里的香饽饽。孩子们更渴望夏天的到来,随着暑假的来临,山上的各种瓜果渐渐成熟,满山遍野的瓜果飘香,那香气撩拨着孩子们的味蕾。

村里有些人家房前屋后种了果树,其中就有杏树,青翠的杏儿早早地冒出来。看到慢慢长大的杏儿,孩子们内心激动,但村里的杏树无法满足他们膨胀的胃口。想吃过瘾,就要跟大人们去更远的山里。

在老家,杏儿分两种:村里人以麦收时节为界,麦收之前称小麦杏,麦收之后称大麦杏,所以成熟的时间并无定期。农忙之后,村里的小伙伴们便会相约跟着大人们去更远的山里摘杏。

成片的杏树林长在离村庄很远的的一个叫老母山的山顶,从村里到山顶要半天的路程,来回满满一天。

那里生长了满山坡野生的杏树林,深山里良好的生态环境使杏树非常茂盛。之前这里人迹罕至,杏儿熟了就落,风把杏核吹走,来年杏核又长出新芽,一年又一年,山谷里便形成一大片杏林。

有一年,村里几个打山货的年轻人经过这里,远远地看到山谷里一片金黄,此时正值正午时分,饥渴交加,年轻人原想躲进树林里纳凉休息。谁知走进树林一看,便傻眼了,眼前是一大片杏树林,此时正是杏子成熟的季节,枝头挂满金黄的杏儿。他们摘下树上的杏儿品尝,酸甜可口。

几个年轻人原本一无所获,打算空手而归的,却无意间发现这一片杏树林,他们采摘杏儿,将随身带来的袋子装满,喜出望外地回到了村里。村里人都品尝了这味道鲜美的杏儿,在这几个年轻人的引领下,又去采摘。自此,每年村里人都会在杏子成熟的季节去采摘,仿佛是村里一个固定的节日,一个不变的约会。

每年农忙过后,村里人就相约去老母山摘杏。山高路远,要早起床,鸡叫过后便赶路,翻山越岭,只为那一树酸酸甜甜的杏儿。大伙背着筐,提着袋子,挎着篮子,不约而同地聚集在村头,不一会儿就排成长队。老毅走在最前列,他个头大,为大家开路。

一路期待,一路奔跑,一路欢声笑语。村里的老老少少把去摘杏儿当成了一次郊游。

到了杏树林,眼前是一片金黄,微风吹过,果香沁人心脾,也唤醒了味蕾。那时,乡下的孩子缺吃少穿,平日里没有零食,这果香召唤着他们。大伙在杏树林里穿梭,山间空气清新,令人神清气爽。过了嘴瘾之后,便开始挑选带回家的,带回

家的杏儿挑选起来有讲究,既不能太软,也不能太硬。软了,路途中容易坏;硬了,杏子还没有真正成熟,味道好不了。

吃好装满,再躲过中午的太阳,便要往回赶了。老毅总是跑在最前列,他摘的杏子最多最大,筐子最上面总是放几十个又黄又大的,大伙都知道那是专门送给春花的。大家心知肚明,他必须加快脚步,脚步慢了,等赶回村里,春花早就睡下了,他生怕错过今天跟春花见面的机会。老毅来摘杏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为春花,村里人都知道春花最喜欢吃杏了。

老毅往回赶时总是脚步飞快,既要保证杏儿的新鲜,又要确保春花家的门还没关上。同行的大叔故意当着大家的面说:“老毅,要给他的‘杨贵妃’送杏了!”大伙哈哈大笑,老毅面色有些羞怯,心里却美滋滋的,并不放慢脚下的步子。

春花是村里最漂亮的姑娘,与老毅同年,他们心里喜欢对方,但春花的父母并不同意这门亲事,平日里他们并不敢大胆交往。其实村里人都知道他们的事,也觉得他们俩很合适。

老毅将精心挑选好的杏儿装在袋子里,悄悄送到春花住的厢房窗口下,轻叩窗棂,春花自然晓得窗外的人是老毅。春花轻轻打开窗户,细语几句,然后接过杏儿,便把窗户关上。送完杏儿,老毅踏着轻快的步伐,朝着自家走去。春花品尝着杏儿,心中漾起酸酸甜甜的滋味。

此时,大批的摘杏队伍回到村庄,每家每户都在品尝这酸甜可口的杏儿。一家人在灯下吃着新鲜的杏儿,母亲看着孩子吃杏的样子,一脸幸福。

摘杏跟庄稼人的众多农活相比,并不重要,甚至无足轻重,却吸引着村里人。每年杏子成熟时,便自然地成为村里人关注的话题。

今年端午假期,我回到老家,偶尔问起村里人有没有去山里摘杏儿。大伙说连路都找不到了,根本没人再去。当年摘杏的那一茬人老了,已然成了大叔大妈。一位大叔说:“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,剩下我们老胳膊老腿的也跑不动。再说,现在条件好了,谁还会跑那么远去摘杏啊!”

当晚,依稀梦到儿时跟着大伙,顶着星光,打着火把赶去摘杏,大伙轻快地行走在山间,笑声朗朗。醒来后,心里还想着山谷间那一片黄灿灿的杏树林。

“光顾垞头”“大麦先熟”……火红的五月,麦子熟了。农民的信使布谷鸟,一遍遍地在田野里欢快地叫着。这熟悉而亲切的叫声,好像在催促人们赶快下地开镰,收获庄稼。

晌午,火辣辣的太阳,把热浪推向村庄、田野,大地一片蒸腾。一眼望去,大片麦田明晃耀眼。热风掀起麦浪,沙沙作响,似万千风铃在田间摇曳。麦粒饱满,麦穗又大又沉。庄稼人看了又喜又忧:喜的是一个丰收年,忧的是怕遇到连阴雨。那倒霉的梅雨天,真的让农民直跺脚。

那些年,乡村没有电,没有收割机械,单单依靠人力劳作,收获庄稼可是农民的头等大事。到了麦收时节,天晴时,村里家家户户,老老少少,男的女的齐上阵,就连读书的学生也要和家人一起加入麦收的队伍。

学校放了假,我这个读书的娃子也要跟大人一起下地劳动。虽说那时年纪小,出不上太大的力,但和大人一起忙碌,提提水,送送饭,拾拾麦穗,拿起镰刀忙活一阵子,给家里出份力,脸上有光彩,心里很惬意。

走进麦田,热烘烘的太阳轰不走,巨大的汗珠顺着脸颊流淌。地里的麦茬像刀子一样锋利,稍不留神,就会把脚扎伤。麦芒如无形的飞针,落在脸上、脖子上、胳膊上、腿上,被汗水一浸,火辣辣地疼。燥热、劳累、喜悦,共同组成了麦收交响曲。

割麦的活儿又苦又累。手握镰刀,俯下身子干一会儿,顿觉腰酸背痛,满脸汗珠子模糊眼睛。总想伸伸腰,歇歇脚。看着眼前偌大的一片麦田,心里发怵。几天活干下来,让人受不了。我稚嫩的皮肤被晒得黝黑,手掌起了水疱,胳膊也肿了,像涂了一层辣椒面,辣疼辣疼的。此时的我,才体会到“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”的滋味。

可母亲就不一样了。母亲是家里的主劳力,干农活算得上行家里手,身上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。只见她弯腰挥镰,不紧不慢地向前移动,只听“唰唰”声响,一行行金黄的麦子成排倒下。一会儿工夫,她的身后割倒了一片。一抬头,母亲已甩开我一大截。母亲不作声,只顾埋头干活,她知道我没有耐性,也不催促,也不责怪。小小年纪的我在麦收季节能帮家里出把力,对承担家务的母亲来说,也是个不小的安慰。

晌午,田野里的知了扯着嗓门叫个不停。农人饥肠辘辘,浑身上下被汗水浸透。男人们席地而坐,抽支烟过把瘾松快松快。女人们抓起草帽,呼呼地扇着……饭来了。盆子、罐子、碗筷,一股脑儿送到了田埂上。人们吃着喝着,估摸着麦子收成,盘算着今后的日子。

人们把大片黄灿灿的麦子捆成捆,蚂蚁搬家似的,用扁担挑起硕大的麦捆子,“吱呀吱呀”艰难地行走在狭窄的小路上。看到麦场上堆积如山的麦垛,眼见就要颗粒归仓,庄稼人心里充满着丰收的喜悦。

人们卸下麦挑子,解开麦捆子,把它们均匀地摊在麦场上。接着用连枷打、石碾碾、木叉翻、木锨扬……麦场上空粉尘飞扬,噼里啪啦的声音交织在一起,好不热闹。人们脸上捂着口罩,手持农具,在烈日下挥汗如雨。他们的头上、脸上、眉毛上、鼻孔里全被灰尘覆盖,一个个变成了“灰人”。成群的小孩在麦堆里滚爬嬉闹,浑然不觉炎热……

一番艰苦劳作,黄黄的麦穗去了壳,饱满的麦粒装进袋子,储入粮仓。大人心里踏实,小孩的喜悦荡漾在脸上。吃上那诱人的香喷喷的馒头,已不再是奢望。



8

武当风

作品

责任编辑:马俊杰
2024年6月25日(星期二)
杨箫瑟